

听过一个故事。2014年,英国经济史学博士海伦在整理祖辈收藏的一件苏格兰裙时,发现了裙褶处一张用缝线固定、写满文字的纸。从内容上看,是100年前一位叫戈万的女子写给战场未婚夫的信。

海伦通过进一步调查后,拼凑出戈万的身份:一位苏格兰裁缝女工,一战时在军需厂缝制军装。在一篇当时的罢工报道中,海伦还找到了戈万的名字——她曾为争取工人权益参与抗议。在海伦的努力下,最终联系上戈万的后人,还原了那段爱情故事:当戈万将情书缝进裙中时,她的未婚夫已牺牲于1915年的伊普尔战役,她在信中说,等爱人回来,就开一家裁缝铺。后来,这条承载着未竟之爱的裙子与情书,静静陈列于渥太华

移民博物馆,展柜旁的说明牌上写着:“普通人的历史碎片,往往比帝王将相的故事更有力量。”海伦常在课堂上向学生提起这段往事,她说,历史不是课本上冰冷的数字,而是活生生的人留下来的一个又一个有温度的故事。

在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《华北抗战记忆》系列中,我们同样读到那些鲜活的有着温度的故事,那些奋不顾身抗击侵略者的普通人,让抗日战争14年的历史从抽象概念还原为具体的人——他们有未完成的婚礼、有牵挂的亲人、有对平凡生活的渴望,他们的名字也许未被载入史册,但他们的选择与牺牲,成为托举民族脊梁的基石。

(周璐)

主笔:周璐 美编:陈昌 版式:洪菊华 责校:江洋

2025年8月7日 星期四

被采访人:常运锋(男,77岁,成安县县城镇人,曾任成安县县志办主任,主编过数十种文史类和党史类图书。)

采访时间:2025年4月

这是一段未曾引起世人关注的故事,这可能是抗战初期中国民间抗战最壮烈的一页。

让我们列举两个史实:

其一,卢沟桥事变后,日军疯狂南侵。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,成安小县,举城抗击、誓死捍卫,血战到底。

其二,成安保卫战一次性歼灭日军近500人。这个战果,即使在正规部队组织的著名战役中,也并不多见。

可是,时光匆匆,80年已然过去。由于种种原因,这一段惊天动地的抗战故事,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,仅仅化作几个干瘪的数字,静静蜷缩在历史的账本之中。

这些故事,就发生在我的家乡——成安县!每念及此,我的内心便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。我深知,作为家乡的一员,作为一位纪实作家,我有责任、有义务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挖掘出来,让它重见天日,让世人铭记。

今年4月,我专程回到县城,采访了文史专家、曾任县志办主任的常运锋先生,决心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抗战传奇……

1

1937年7月,一个惊天消息撼动了地处冀南腹地的成安县城:日本兵就要打过来了!

小城的城墙在颤抖,小城的街道在颤抖,小城的百姓在颤抖。

“卢沟桥在什么地方?”

“我们真的要当亡国奴了吗?”

……

慌乱中的人们在互相询问、探听着。南街的人群则纷纷围住他们年轻的邻居张国良。

张国良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,刚刚从北平度暑回来。当得知卢沟桥就在北平的南侧,当确知日本人正在一步步南侵时,大家更是焦虑了,便七嘴八舌地问:

“我们怎么办?难道只能等死吗?”

也难怪,自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,成安人从学生的游行和演出的节目中,从北街那个叫李藻的爱国教师的讲演中,从商震部队在成安驻扎期间放映的电影纪录片中,早已得知了日本人侵占东北后的种种暴行。成安自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,不仅是学生,就连县教育局局长王怀珍也登上戏台,亲自敲着梆子,演唱抗日小调。

“国良,难道咱们这儿也要变成东三省了吗?”70多岁的王秀珍老太太颤颤巍巍地问道。

“狗日的日本鬼子,凭什么要跑到我们中国杀人放火!”小伙子尹凤桐愤怒地骂着。

张国良被乡亲们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。这位年仅19岁的高个头儿年轻人,人们只知道他是在北平读书的大学生,却不知道他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。学校放暑假,他回到成家老家,不料北平却发生了天大的事情。国难当头,他感到了自己的责任,便向他人党介绍人、成安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乔瑞生、刘振华主动请缨。他们几个人经过研究,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,把人们的抗日情绪进一步调动起来。于是,他们分头联系自己熟悉的教师。于是,县立高小的师生上街了,女子高中的师生上街了,私立志成学校的师生上街了……

游行、撒传单、演节目、查禁日货,小城的上空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抗日风雷。

北街有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李藻,中等个子,文文静静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的时候,李藻曾任县通俗讲演所主任,那时候他每逢集日、庙会必上街讲演,声讨日寇侵占东北的罪行,那富有激情的语言曾感染了无数人。如今他已离开讲演所,到女高任教,但他仍然热血沸腾。张国良的动员,使年近六旬的他重燃青春之火,毅然又走上了街头。

傍晚,北街关帝庙前,人们聚集在这里吃饭乘凉。这时候,穿着长衫的李藻又出现在人们面前:

“乡亲们,卢沟桥事变是日本鬼子大举侵略我们中国的借口,他们野心勃勃,想把中国一口吞掉,他们想要奴役我们四万万同胞。日本鬼子的铁蹄就要践踏到我们的家乡了,我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!六年前,日寇侵占了我东北三省,几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,无辜的人们惨遭残杀,财产被抢掠,妇女被奸淫,人们无家可归,妻离子散,亡国奴的日子是多么凄惨呀……”

李藻的讲话,声情并茂,振人心弦,在场的人都停住了筷子,顾不得吃饭,眼泪哗哗地流进了饭碗里。

“我们不能当亡国奴,我们要抗日保家乡!”

随着李藻慷慨激昂的话语,大家都握紧了拳头,有几个热血的汉子当场就摔碎了饭碗,吼道:“走,咱们报名参加县保安队!”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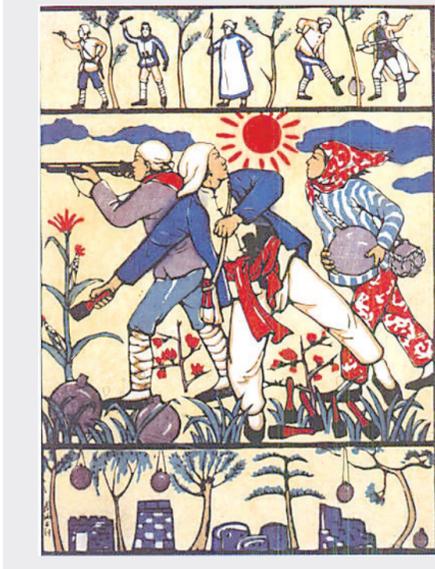
“还要做通上层人士的工作,他们掌握着县政权,争取了他们,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县民众的抗日力量。”在一次碰头会上,乔瑞生做出这样的分析。这位18岁就带领农民抗捐抗税,后来又成为全县第一位共产党员的年轻人,思想开阔,眼光长远,总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。

大家议论了一阵,乔瑞生对张国良说:“国

华北抗战记忆(四)

成安保卫战

□李春雷



开展民兵爆破运动

彦涵作

李春雷: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,河北省作协副主席,河北省文联副主席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,中宣部“文化名家”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,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著有散文集《那一年,我十八岁》,长篇报告文学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》《宝山》《摇着轮椅上北大》等38部,中短篇报告文学《木棉花开》《夜宿棉花村》《朋友——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》等200余篇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等。

良,你是大学生,家又在城里,这工作主要靠你了。”

张国良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成安县城很小,人们戏谑说:“北城上放个屁,南城上就闻着臭;东城”撒泡尿,眨眼就流到了西门口。”因为城小,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,张国良又是北平大学的高才生,因此县李熙章平时很看重他。于是,张国良找了个时间特意拜访李县长。

李熙章虽是国民政府县长,却是一位无党派人士,属阎锡山派系。他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不久去成安任职,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,有着很浓的爱国思想。

“李县长满腔爱国之心,学生十分钦佩。北平沦陷,国良已经失去了校园,如今又面临失去家园的危险。大敌当前,日寇即将兵临成安,国良冒险建议,县府应进一步动员民众,加强备战……”

李熙章早年也从北平大学毕业,在成安任职几年来,勤勉治事,嘉言懿行,颇受各界推崇。他最爱读史,尤喜韩愈文章。当战争的脚步日益临近的时候,李熙章已打定主意,做韩愈赞颂的那位在安史之乱中与阳城共存亡的张巡。因此他对张国良的主张很是赞成:“你的建议很好,还请拟一份详细计划好吗?”

不久,县政府出面,成立了县“抗战后援委员会”,负责抗日活动的组织、领导,由县长李熙章任会长,张国良担任委员。又成立了“青年救国会”,由张国良任会长。加强对18—35周岁壮丁的训练,全县5个区分别开办壮丁训练班,每村选派2人到区受训,半月轮换一次。由区保安队负责讲解军事知识,教练军事科目,主要有步兵操典、野外战斗、防空、防毒等。县长李熙章经常让张国良和他一块去各区视察,凡开会必让张国良讲话。

3

时令进入8月,天气依然炎热,成安民众的抗日热情也逐日高涨。

这时候,两位年轻人来到了成安。他们是中共平汉省委派来的陈荣和聂真。

“要组织抗日武装,抵御日寇侵略。”他俩带来了上级的指示。

“如果各地都能组织武装,实行武装抵抗,就能延缓和阻止日寇侵略的步伐。这是当前工作的重点。”大学生模样的聂真说。

“据我所知,这几年由于社会不稳,咱县各地以保村保家为名,陆续组建起许多民团。如果把他们的动员起来,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呢。”陈荣说。

陈荣是成安籍人,凭着对县情的了解,他和乔瑞生、刘振华、张国良细数起各民团的情况:小霍村的吴凤楼、吴三、吴四,大堤西村的李连杰、魏瑞云,邢村的许殿邦,北漳的靳松庭,大寨的王天直,杨岗的杨朝卿……这些民团小的几十号人几十支枪,大的上百人上百支枪。不算不知道,数一遍,哇!全县可以动员7000余人7000支枪!

大家十分振奋,于是进行了分工:乔瑞生、刘振华家在城南,着重在城南活动;陈荣家在城北,他留下来着重在城北活动,张国良仍继续把上层人士作为重点对象。

县长和县党部负责人听了张国良的建议,同意组建抗日武装,将全县民团组成“民军”,并成立了“成安县抗日义勇军”。

天气渐凉,转眼进入秋季。

9月19日,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。这天,县政府、县党部召集各民团团长开会。这些民团团长,有的曾是打家劫舍的土匪,有的是退役的旧军官,有的是会道门土围,有的是地主富豪。

虽身份各异,但国难当头,关系着每一个人的身家性命,大家都对时局十分关心,加之陈荣、乔瑞生、刘振华他们分头动员,这些民团团长都召之即来。

成安国民党县党部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。张国良组织青年救国会会员每天晚上前去收听战况,编成海报,贴在县政府门前,告知大家。后来,又把收音机挂在县政府门前的高杆上,让群众收听最新战况。

9月24日,日军占领河北省保定。

10月10日,日军占领石家庄。

10月15日,日军占领邢台。

日军愈来愈逼近成安,时局愈来愈紧张。

曾在卢沟桥与日军激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(已改编为第一集团军)退守冀南,总部驻大名县,其中刘汝明部一个团驻于成安县金山、桃园村一带。

县长李熙章受各界人士所托,向驻在大名的省主席冯治安要求派军队来城内驻守。张国良也几次去金山,代表民众请团部派军队帮助守城。经李熙章和张国良多次表示抗战决心,第一集团军终于同意调刘汝明部一个营驻防成安城内。

10月17日,伴着凉爽的秋风,姚子寿迈着整齐的步伐开进城内,成安民众拥在大街两旁热烈欢迎。机关职员、居民、商人、教师、学生等各界人士自发成立了支应局,募捐了白面、食油、猪羊肉、蔬菜等,以保证守城将士的生活。商户还炸了油条,做了鸡蛋汤慰劳军队。

4

就在同一天,日军占领了成安的西邻邯郸。

次日,又占领了成安的北邻肥乡。

成安已是两面受敌。大战将临,军地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,对城防进行了部署:城墙和东西南三个城门(无北门)用军队和县保安队防守;巡逻,并对城墙进行了修复,构筑工事;退守成安的东北乡五十三军的开阔地,又派警察局长李麦武带领30名巡警和保安队两个班驻于城北的曲村,以为耳目;北漳民团负责把守县境西大门,大堤西两个民团负责肥乡方向的联防;各村壮丁组织“守望队”,昼夜不停站岗放哨,监视敌人的动向;县西边、北边是防御重点,城东、城南各民团等待命令,一旦县城危急,就火速支援。

10月19日,县城上空突然传来“轰轰”声。

“是日本人的飞机!”有人惊恐地喊。

日军的飞机像几只大鸟在空中盘旋,这是日军在对成安实施空中侦察。成安人是第一次看见飞机,对这个大鸟状的家伙,恨不得拾一块泥块把它投落。

同日,县境东北角的北渚村也发现了敌情:村人发现从肥乡方向奔来两名日本骑兵。

“鬼子来了,打他个狗日的!”北渚村青壮年立即手持步枪,红缨枪到村北截击。鬼子见人多势众,掉头鼠窜而去。

20日,河滩村的王天伦正在地里干活,忽然发现成肥路上有10多名骑兵奔成安而来。

“是日本人的侦察兵!”王天伦意识到这一点,立即丢下活计,就近向大堤西村民团跑去,报告敌情。大堤西立即集合50余人,到村西拦截。

“呼呼呼……”枪声大作。鬼子所乘马匹受此一惊,立即乱作一团,鬼子被掀下马来,他们慌忙躲进棉花地,丢下5匹洋马,顺棉花垄爬着逃走了。

在县城东关,一个商贩模样的中年人在探听

驻军情况。东门站岗的士兵和周围群众看此人可疑,立即将他揪住,送往营部审问,果然是从邯郸来的日军探子,当即被押至吕祖庙大坑斩首示众。

10月21日,是农历九月十八县城大集,人们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到集市上购买生活必需品。上午11时左右,忽然从城北传来枪声。

“怎么回事?”人们惊慌地问。

原来,有5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驾驶军用摩托车沿邯大公路来成安侦察,被巡逻的民团队员发现,立即开枪射击。守在城墙上的士兵也鸣枪告急,驻守曲村的巡警和驻守东关北的骑兵连立即包抄过来。鬼子看大事不好,急忙掉头一溜烟向西逃去。

日军不断侦察,说明他们很快就要进攻成安了。

当天下午,县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,各机关科局长和城内名流、士绅、商界代表被邀来研究对策。

这时候,作为县军事指挥的保安队总团长赵楚源害怕了,他突然站起来说:“日军气势正旺,咱们区区小城如何抵御得了?我建议能守则守,不能守则撤。”

此言一出,举座哗然,众人议论纷纷。有说:“怎么能不战而退呢?”有说:“若都这样,岂不是很快就要亡国吗?”

这时,县长李熙章站起来表示:“诸位,大敌当前,我们决不能弃城,一定与成安共存亡!”

李县长的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。赵楚源见此情景,竟只身离开会场,收拾细软,逃离成安。

保安队群龙无首,成了一盘散沙,驻在各区的民团各奔东西,驻城内人员不知所措,惶惶不安。正在此时,杨岗村杨朝卿带领本村民团百余人到来,保安队书记周建功、秘书长崔焱堂忙推举杨朝卿代理军事指挥,负责保安队。

5

日军仍在侦察。

10月22日,又有几名日军探子从大堤西东北的柴要村入境,他们走至该村二龙爷庙时,被一位老太太看见,她立即退回小巷,转身赶去报讯,大堤西民团立即前来围击。民团战士冀二霍举枪瞄准,“叭”一声将一个日本鬼子射死,其他鬼子顾不得同伴的尸首,忙逃窜而去。

当天,大堤西民团将鬼子的头颅连同前天缴获的洋马送往县城报捷。县长李熙章和姚子寿营长赞扬说:“你们机智勇敢,干得好!为保守北大门立了功。”并奖励民团10多支枪和一些子弹,以资鼓励。

日军侦察不到成安的真实情况,仍不肯罢休。10月23日傍晚,他们又派出了一名探子。这家伙装扮成普通百姓模样,骑着自行车,悄悄地出了肥乡城,然而他作贼心虚,进入成安境内,不住地东张西望,走到道东堡村西时还是被发现了,正在该村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陈荣立即和村人一起截击,将敌探打死。

“毙!毙!”哨兵不能进。成安军民严密巡逻,使日军始终未能得到成安境内的军事、地理等实情。

日寇急于南侵,扩大战果,不能再等了。

10月23日深夜,日军第八师团尚林部500多名鬼子从肥乡出发,沿成肥路向成安袭来。这伙东洋武夫,他们自北平南下,一路上横冲直撞,岂把小小的成安放在眼中?然而几次侦察受阻,还是小心为好。于是他们趁夜深人静之时,像贼一样,鬼鬼祟祟地扑向成安城。

10月24日凌晨1时左右,日军尖兵行进到东关北。此时大雾弥漫,月光惨淡,一片混沌。鬼子东张西望,寻找有利地形。

哨兵发现了敌情。

“口令?”

鬼子不能回答。

“什么人?”

鬼子不敢回答。

“叭!叭!”哨兵开枪射击。

枪声在寂静的夜空震人心弦。

发现此处有中国军队,日军后撤,转向城北边的曲村。

驻守曲村的巡警和保安队听见枪声,立即到村东布防,正好截住日军。待敌人走近,巡长李麦武大声命令:“打!”数十支枪“乒乒乓乓”向敌人射去。

然而巡警都是步枪,而日军却是轻重机枪一齐扫射,巡警抵御不住,退回曲村。

日军紧追不舍,“哒哒哒哒……”子弹像刮风一样打来。

敌众我寡,武器悬殊。李麦武喊一声:“撤!”他们迅速向南撤向东魏村。

500多名鬼子,继续进击,向县城逼近。然而,地形不熟,夜色昏暗。成安城原本没有北门,鬼子却向北城墙扑来。城墙下没有路,他们想当然地摸向北城墙的正中部分,以为城门必在那个地方。

约凌晨2时,大群鬼子摸到了城北一片开阔的棉花地里。

城墙上是一双双警惕的眼睛。那里不仅有军队、保安队和民团的战士,还有青年救国会会员、各学校学生和其他青壮年,他们纷纷登上城墙准备参加战斗。县长李熙章还把关押的犯人全部释放,交给守城部队,让他们杀敌立功。

城外的枪声,报告了敌人的到来。

突然,城下不远处有大片的黑影在蠕动,是鬼子!

“沉住气,放近了打!”战士们小声地传递着命令。

近了。

又近了。

已在射程之内。

“瞄准鬼子,狠狠地打!”姚子寿营长一声令下,仇恨的子弹立即飞出了枪膛。顿时,步枪、轻重机枪一齐吐出火舌,居高临下,打得鬼子抬不起头来,有的受伤,有的当场毙命。

“快,强占城门!”鬼子指挥官在嚎叫。

一部分鬼子终于冲到了北城墙根。

然而城门在哪里?根本找不着!“扔手榴弹!”

就在鬼子迷惘无措的时候,一枚枚手榴弹从城墙上投下,“轰轰”地在敌群中开花,随着一声声惨叫,这部分鬼子被全部消灭。

日军前进无路,地情不明,子弹也快打光了,只好暂停进攻,退到后面不远处的一条东西路沟里,利用天然地形作掩护,匍匐下来。

城墙上看不见敌人,不知鬼子转向何方,城墙上的守兵不得不停止射击。

战场上暂时平静了下来。

与此同时,在城北大堤西村西边的成肥路上,也在发生着一场战斗。

原来,与肥乡交界处的河滩村,放哨的民团听见成肥路上有动静,察看发现,日军的马车队拉着弹药过来了。他们没有片刻的停顿,立刻赶到大堤西报讯。大堤西李连杰民团和冀氏兄弟领导的红枪会,立即召集数十名青壮年赶往村西拦截。然而,他们数十人仅有手枪1支、长枪1支、冲锋枪1支,其他人均拿着大刀、红缨枪。他们冲向敌人车队,押车的鬼子开了枪,李连兴、李连付中弹牺牲,有的受了伤,但其他人仍奋不顾身,飞跃攀上敌车,上车掀子弹,举刀劈敌人,4名鬼子立时毙命,其他鬼子弃车向西南逃去。留在道东堡村北的一班日军火速赶来增援,架起机枪向众人猛扫。秦荣贵、李志华等十多人中弹牺牲,另有多人受伤,不得不撤回村中。

载车虽未成功,但延迟了敌人弹药的运送,尤其使敌人的炮车未能及时运到,为我方赢得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6

天渐渐亮了,大雾逐渐散去。此时,驻在东关北制高点上的骑兵连这才看见了城墙,西边的路沟里爬满穿着黄衣服的日本兵,像一群拥挤的蝗虫。

打!轻重机枪一齐开火,顺着路沟猛扫。

打!城墙上也立即配合,枪弹盖顶。

鬼子惨叫,被大量杀伤。

城内的百姓迅速动员了起来,以各种方式支援火线。有枪户献出子弹,送到城墙上。各伙食摊主纷纷生火开灶,炸油条、烙大饼、烧烧饼、做鸡蛋汤,居民们手提肩挑送到火线,让勇士们吃饱吃好。

城内有一门脚踏小炮,是商震部队当年驻防时留下的,有人将它抬上了城墙,但姚子寿营的官兵不会使用。北街一位姓周的中年人当过北洋军炮兵,他老当益壮,自告奋勇地说:“我来!”

“轰!轰!”炮弹飞出炮身,连连在敌群中开花,炸得鬼子“哇哇”乱叫。

城下的日军死的死,伤的伤,已经彻底被打乱了。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在这个小城里,竟然遇到了如此猛烈的抵抗。他们的队形全乱了,关键是他们的心理防线全乱了。

歼灭鬼子的最佳时候到了!

有人振臂高呼:“杀呀!杀日本鬼子!”随即跃身从城墙上跳下。众人一看,原来是十字街理发店的理发匠张海亮。他那拿惯了剃头刀的巧手,此时抡起了大刀片,寒光闪闪,一连砍杀了好几个鬼子。

许许多多的青壮年都热血沸腾,“杀呀!他们喊着,纷纷跳下城墙,与鬼子展开了肉搏战。”

青年救国会会员、南街的章所子、尹瑞和手中拿着菜刀,他们左挥右舞,砍死了好几名鬼子。当再向敌人扑去的时候,一颗子弹射中了章所子的胸膛。

志成学校学生、西街的尹凤桐与一名日军队长相遇,那日本鬼子脖子上挂着望远镜,腰里插着左轮手枪,手中挥着东洋刀,恶狠狠地向尹凤桐砍来。尹凤桐怒目圆睁,神色镇定,凭借在学校军训时学的劈刀本领,砍杀躲闪。几个回合后,尹凤桐瞅准空隙,大喊一声:“杀!”一刀将日军队长劈死。

“杀呀!杀呀!”各路民团也赶来了。城南的程墨林、吴凤楼、裴老干子,城西的许殿邦、耿悟真,城东的王天直,东三关的郝鸣林等等,他们率领上千民团战士,还有魏村、彭留、道东堡、化店等村的壮丁,有拿枪的,有持大刀长矛的,从四面八方杀来,围歼鬼子残兵败将。

东关的李玉山、张连声围住一名鬼子,他们一左一右与敌人对峙。当鬼子的刺刀刺向张连声的时候,李玉山趁鬼子一刀将鬼子砍死。

东大姑庙村的冀洪彬手持长矛,大显威风,先后捅死了两名鬼子。

日本鬼子陷入了汪洋大海,他们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,趴在棉花地里的,躲在沟坎后面的,都被搜了出来……

当太阳升起在东方树梢上的时候,战斗结束了,近500名鬼子陈尸成安城下,仅二三十名残敌漏网,向曲村方向逃窜。

……

恼羞成怒的日军下令全面进攻成安。敌强我弱,爱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在敌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失败,成安沦陷。入城后,日本鬼子对城内百姓进行了大规模屠杀,成安县被害人数多达5300余人,成为抗战初期一县内屠杀最严重的地方。

成安保卫战,展现了中国军民的坚定意志和英勇斗志。他们为中国人民抗击日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